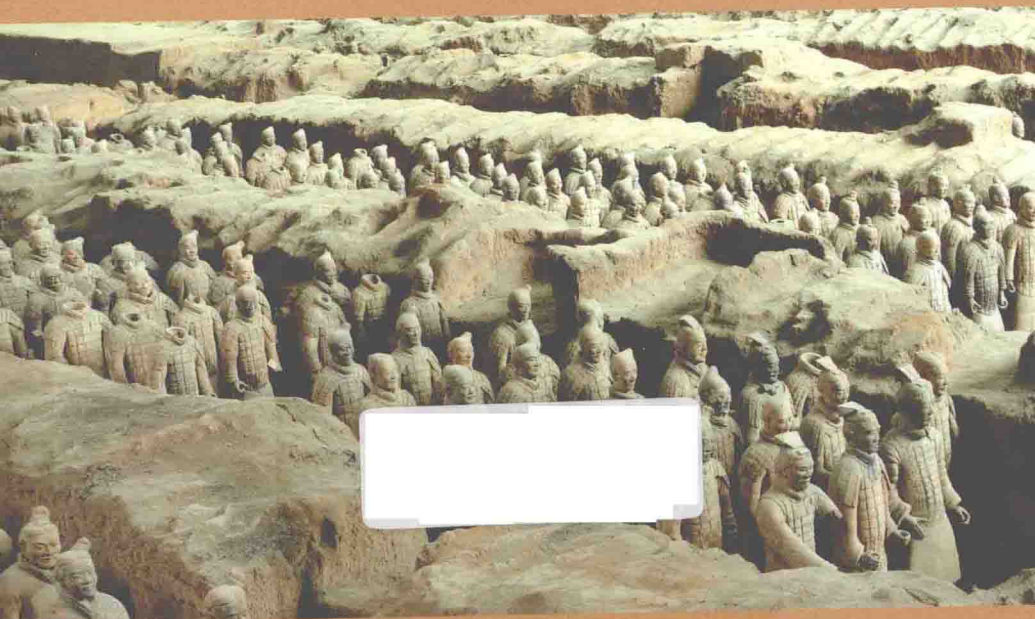


《孙子兵法》“孙武”考辨

— 兼论秦国的军事文化与兵法

郝进军 著



《孙子兵法》、“孙武”考辨

——兼论秦国的军事文化与兵法

郝进军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孙子兵法》、“孙武”考辨:兼论秦国的军事文化与兵法/
郝进军著.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5

ISBN 978-7-5649-1231-4

I. ①孙… II. ①郝… III. ①兵法—中国—春秋时代 ②《孙子兵法》—研究 ③孙武(前533~?)—人物研究 IV. ①E892.25 ②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13197 号

责任编辑 杨风华

责任校对 马晓燕

封面设计 马 龙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 2401 号

邮编:450046 电话:0371—86059701

网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14.75

字 数 342 千字 定 价 4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目 录

导言	(1)
----	-------

上编 对《孙子兵法》文本的考证

引言	(11)
一、“全国”、“全军”考	(12)
二、“不战而屈人之兵”考	(26)
三、“曲制、官道、主用”考	(39)
四、“法”、“赏罚”考	(46)
五、《四变》、《九变》考	(51)
六、“七十万家”考	(57)
七、“越人之兵虽多”考	(67)
八、“速”、“久”考	(74)
九、“奇正”考	(86)
十、“阴阳”、“五行”、“黄帝”、“四帝”考	(95)
十一、“上将军”考	(115)
十二、《地形》、《九地》考	(120)
十三、“道”考	(130)

十四、“火攻”、“水攻”考	(137)
十五、“弩”、“弩机”考	(141)
十六、“诡”、“诈”考	(149)
十七、“用间”考	(156)
十八、“将能而君不御”考	(165)
十九、“交合而舍”考	(168)
二十、“司命”考	(170)
二十一、“霸王”考	(172)
二十二、“不可不察”考	(175)
二十三、“百战不殆”考	(178)
二十四、“粮食”考	(181)
二十五、“庙算”考	(184)
结语	(187)

中编 对战国时期兵学发展史的重新阐释

引言	(191)
一、春秋末年至战国末年的几个重要学术问题	(193)
(一) 春秋末年无私家学术著作	(193)
(二) 两种理论产生的逻辑顺序	(199)
(三) 战国时期学术著作的特点	(202)
二、关于先秦军事发展史的几个重要问题	(206)
(一) 春秋时期战争的特点	(206)
(二) 吴起的历史地位	(213)
(三) 孙臧的历史地位	(217)
(四) 战国时期的兵家流派概说	(221)
三、孙臧对先秦兵学的贡献	(227)
(一) “孙臧贵势”	(227)

(二) “批亢擣虚”	(231)
(三) 预备队理论	(234)
(四) 集中兵力	(236)
(五) “知”理论	(239)
(六) 《孙膑兵法》其他方面对《孙子兵法》的影响	(240)
四、战国时期其他军事思想对《孙子兵法》的影响	(248)
(一) 白起对《孙子兵法》的影响	(248)
(二) 《尉繚子》对《孙子兵法》的影响	(260)
(三) 《伍子胥兵法》对《孙子兵法》的影响	(265)
(四) 其他战国兵法对《孙子兵法》的影响	(271)
五、战国诸子对《孙子兵法》的影响	(275)
(一) 《管子》对《孙子兵法》的影响	(275)
(二) 《商君书》对《孙子兵法》的影响	(280)
(三) 《战国策》对《孙子兵法》的影响	(282)
(四) 《鶡冠子》对《孙子兵法》的影响	(286)
(五) 《荀子》对《孙子兵法》的影响	(288)
(六) 《吕氏春秋》对《孙子兵法》的影响	(292)
(七) 《韩非子》对《孙子兵法》的影响	(296)
六、《孙子兵法》研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301)
(一) 《孙子兵法》的写作漏洞	(301)
(二) 《孙子兵法》的语言特点	(308)
(三) 《孙子兵法》的“主编”及成书时间	(318)
(四) 秦国军事文化简述	(328)
(五) 《孙子兵法》的流传与充实	(331)
结语	(338)

下编 关于“孙武”史料的辨析

引言·····	(345)
一、“孙吴”辨·····	(347)
二、“武子”辨·····	(365)
三、银雀山竹简《见吴王》辨·····	(375)
四、银雀山竹简《吴问》辨·····	(381)
五、与“孙武”有关的史料辨·····	(406)
六、齐国“尚武”辨·····	(422)
结语·····	(446)
 结束语·····	 (450)
主要参考文献·····	(454)
后记·····	(459)

导 言

历史，就是前人所认为的“过去”。

研究历史，就是后人依据史料，对众多前人所认为的“过去”进行鉴别，以求得出自己的结论。

由于曾经发生的“过去”具有不可复制性，而前人所认为的“过去”，由于各种原因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程度上的“失真”。所以，后人研究历史，首要条件就是要去掉盲从、迷信和感情倾向性，保持独立的学术理性。其次，面对众多史料要保持公平的学术之心，即任何的“过去”都必须经过学术理性的检验。再者，一种好的研究方法是“接近”真实的“过去”的必要条件；不然，我们就极有可能“被历史”、“被过去”。

一、对司马迁和曹操“告诉”我们的“过去”要进行理性分析

查检史料，“孙武”二字的确是在《史记》里才“登上历史舞台”的！在所有的先秦史料里，根本就找不到一处“孙武”二字，只有一些似是而非的“孙子”、“孙吴”、“武子”一类的字眼，细加考证，我认为所有这些指的都不是“孙武”。

我们有足够的史料证明春秋末年无“孙武”其人。那么,春秋末年《孙子兵法》就成书了吗?要证明《孙子兵法》产生于春秋末年,不仅要找到《孙子兵法》的理论在之前的思想文化、在同时期的思想文化里有存在的基础,还必须找到《孙子兵法》的流传系统以及它的理论对战国兵法的影响。

认真说来,在《史记·淮阴侯列传》里,是韩信在井陘大战胜利后才第一次“明确引用”了《孙子兵法》的原话。有人会说,战国文献里有许多和《孙子兵法》的意思相仿的语句,这都是在“暗用”《孙子兵法》的思想,这都可以证明《孙子兵法》早就传播开了。经不起推敲的是,这种观点只会站在《孙子兵法》成书于春秋末年的角度去看问题,却不会反过来想一想,难道不会是众多的战国文献在前面探索了某一理论,《孙子兵法》在战国最末年明确地总结、提高了这一理论吗?像《孙子兵法》这样影响极大的“兵经”,在战国文献里只有“暗用”,却没有“明用”,这本身就值得发问。而且,历史研究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无征不信”。“孙武”和《孙子兵法》在春秋和战国时期的众多文献里,的确确“无征”,那么,凭空非得让后人“信”,这就不是在做学术研究了。

遍览先秦文献,事实是,《孙子兵法》里的理论绝大多数产生于战国中晚期,其强调的进攻精神反映了秦王朝统一天下的要求。谈到文化的发展,世人总是忽略了战国之后的秦代,好像有秦一代,在文化典籍方面毫无建树。这种误解,源于研究得不够深入。“孙武传奇”的产生和《孙子兵法》的成书,都可以证明它们是秦王朝在军事文化方面的产物。

曹操是历史上较早注解《孙子兵法》、且影响较大的人,但是,他对《孙子兵法》里“全国为上”、“曲制”、“九变”等的

错误见解,也误导了后人近两千年之久。

今人对“孙武传奇”何以在西汉初期才得以流传的原因不去探究,对《孙子兵法》的本意不下工夫去研究,只是简单地认为,司马迁说有“孙武”其人,就是确实有“孙武”其人;曹操说“全国为上”、“曲制”、“九变”是这种意思,那就肯定是这种意思。司马迁和曹操所言成了不可怀疑的金科玉律,这实在是现代学术研究的悲哀。

二、前代学者研究《孙子兵法》的意义

从曹操以后,《孙子兵法》的研究成果蔚为大观,数不胜数。其中,北宋的梅尧臣不仅是注解《孙子兵法》的大家,而且,与众多研究《孙子兵法》的学者不同的是,他明确认定《孙子兵法》是“战国相倾之说也”。此言一出,引发了后人对《孙子兵法》成书年代的思考,并进而引发了后人对《孙子兵法》作者的研究。千余年来,在对《孙子兵法》进行学术争鸣方面,梅尧臣功不可没。

南宋的叶适、陈振孙等人对“孙武”其人,首先发出了诘难。

到了清代,由于考据学的兴起,对《孙子兵法》和“孙武”的质疑取得了较大进展,尤其是姚鼐对《孙子兵法》的考证,更能启发人们的新思考。

综合来看,清代以前的学者们,对《孙子兵法》和“孙武”的不同学术观点,大多是以读书笔记或读后感的形式来表达的,虽然不乏真知灼见,却由于缺少全面、系统的论证,因而不足以形成较大的影响力。

直到20世纪前半叶,著名学者全德建、钱穆、齐思和,外加日本学者齐藤拙堂、武内义雄等人,对《孙子兵法》、“孙武”的质疑、发微更上层楼。齐思和先生于1939年发表在

《燕京学报》上的《孙子兵法著作时代考》一文，对《孙子兵法》里众多的战国时期的证据进行了考证，证明《孙子兵法》成书于战国中晚期。那些认为春秋末年就有“孙武”其人、《孙子兵法》成书于春秋末年的学者，一时难以正面回应这些颇有力度的结论。

三、研究《孙子兵法》的大转折

可是，“文革”时期的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出土了记载有《孙子兵法》、《孙臆兵法》等内容的竹简以及记载有“孙子”事迹的《吴问》、《见吴王》等竹简，结果，“烧饼”又被翻了过去。

银雀山出土的大量的竹简兵法，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对先秦兵学的研究提供了较为充足的“营养”，足以纠正两千多年来在“孙武”、《孙子兵法》研究中存在的许多错误观点。可是，这些出土的竹简赶上了“好年景”，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在“评法批儒”的丑剧中，急需一个与孔夫子同时代、观点又对立的“炮弹型”人物，去“轰炸”、影射“现代大儒”。

当时的“政客”和“学者”们告诉大众：“历代的孔孟之徒，尤其是宋代以来的一些儒家，假‘考据’之名，对法家的军事人物和兵书，总是竭力加以贬斥。不是斥之为‘伪人’、‘伪书’，便是恣意歪曲和攻击。”^①一番棍棒之下，学者们被划定界线，谁赞同春秋末年有“孙武”其人，谁便是“白盔白甲的革命党”，“得得、锵锵”，很是“革命”了一回。于是乎，“孙武”在春秋末年就堂而皇之地坐上了先秦法家的头把交

① 詹立波：《略谈临沂汉墓竹简〈孙子兵法〉》，见《文物》，1974年第12期。

椅。请注意，先秦法家在孔夫子时期就面世了，如此荒谬不通，且霸道的“革命观点”风行一时。

当时的“学者”们对齐思和等前辈学者们的观点、论据，仍然不敢进行正面回应，只是笼统地认为：“司马迁说有‘孙武’其人，现在又有西汉竹简为证，这些史料足以证明春秋末年‘孙武’的存在以及《孙子兵法》的‘进步’。”而银雀山出土的大量的其他竹简兵法因为“水平初级”，内容超不出《孙子兵法》的讨论范围，所以，只能是产生于《孙子兵法》之后，只能是《孙子兵法》的注脚。

真实的历史也许正好与此相反，银雀山西汉墓竹简以及青海上孙家寨出土的汉简佚文《孙子》只证明了，在西汉初年确实有“孙武传奇”和《孙子兵法》在流传，但是，这怎么能证明春秋末年“孙武”和《孙子兵法》就诞生了呢？再说，银雀山出土的《吴问》和《见吴王》这两份竹简，从出土以后，一直没有学者对其春秋身份的真伪进行全面考证，许多研究春秋史、战国史的学术著作，也是直接把这两份竹简当做春秋末年“有力的史料”来使用。似乎《吴问》和《见吴王》这两份竹简有特殊的“豁免权”，可以免于被学术理性考证。要知道，现代法治社会讲究的是“程序合法”，同样，现代历史学判研新出现的史料，首先就是用合法“程序”对新出现的史料进行“认证”。像《吴问》、《见吴王》这样从“文革”以后，一直在“特权庇护之下”，没有通过“认证”的东西，早就应该让它们“下岗”去“待业”了。

改革开放以后，在对“孙武”和《孙子兵法》的研究中，“文革”时期“评法批儒”形成的观点和学风依然在惯性中流行。在“一面倒”、“一言堂”的氛围里，《孙子兵法》和“孙武”——“兵经”、“兵圣”，又被捧到了新的高度，容不得有人提出不同的学术观点。有些《孙子兵法》研究史之类的著

作,收集、记载的当代学人研究《孙子兵法》和“孙武”的资料不胜其多,可是,对质疑《孙子兵法》和“孙武”其人的很有代表性的李零先生与高友谦先生的论著,竟然不着一个字,好似当代的《孙子兵法》研究史,就是一部“一面倒”的历史。^①我们已经习惯于在学术领域里盲目地“拥护”一种声音,“拥护”一种观点,对于“权威”、“名人”的观点唯命是从,好像有了不同的学术观点,就是异端邪说横行似的。如今的人们在“文革”的基础上又“发展”出:“孙武子”在春秋末年就成为兵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的鼻祖。这种随便立论,通篇都是“好好好”,垄断话语权,对不同学术观点不理不睬的论文论著,令人无法卒读。这种氛围很难推动对《孙子兵法》的深入研究,也表现出现有研究成果的虚弱和缺乏自信。

四、研究《孙子兵法》应该采取的方法

如果我们对《孙子兵法》的研究,连研究应具有的基本学术功底都没有,连正确的系统化的研究方法都没有,遑论要对先秦兵学史建立一个系统的发展观了。

要把《孙子兵法》研究透彻,第一步必须对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有一定了解,要把它们梳理清楚;第二步必须对先秦兵学和诸子百家学术思想的相互关系、相互影响进行深入研究,并且能够正确把握;第三步必须把所研究的某一部先秦兵法和先秦时期诸多兵法之间的渊源关系厘清,理顺其背景;第四步必须把所研究的某一部先秦兵法和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之间的学术关系理顺畅,知道其间复杂的传承和影响路径。

^① 于汝波:《孙子兵法研究史》,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

我们虽然可以继续割裂《孙子兵法》与先秦时期众多兵法的关系,继续割裂《孙子兵法》与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学术思想的关系,闭着眼睛孤立地进行“研究”,说“孙武”、《孙子兵法》如何“超前”于同时代的大思想家们。可是,当我们把“孙武传奇”和《孙子兵法》“植入”春秋时期思想文化的“肌体”时,却发现“孙武”的一言一行,《孙子兵法》里战国中晚期的文化因子,都会与春秋时期思想文化的“肌体”发生强烈的“排异”反应。

当今学者李零先生在他的论著里认为:《孙子兵法》成书于战国中晚期;高友谦先生在《孙子新传》一书里,从数十个方面作了详细考证,证明“孙武”乃“皮影”人物。^①

已故的台湾军事理论史学者钮先钟先生指出:“《史记》对孙武的记录非常简略。我们对孙武的生平所知实在非常有限。若概括加以列举,似乎只有下述四项:(1)孙武曾以兵法见吴王;(2)孙武以妇人作勒兵的试验;(3)吴王卒以为将;(4)孙武对吴国的武功与有力焉。严格说来,除第二项《史记》有相当戏剧化的描写以外,其他都是语焉不详。尤其是对孙武的身世生死都毫无记述。至于怒斩美姬的故事虽为人所乐道,但事实上可信度极低。司马迁虽然是我国的首席史学家,但其治学态度并不太严谨。这也与古代希腊的第一位史学家希罗多德类似,其记载是以个人兴趣为主,而缺乏客观标准。”^②这些观点都给当今“火热”的“孙武”、《孙子兵法》研究吹来一丝清风,推动了研究的深入。

保持学术良知,破除迷信,理性地面对史料,敢于全面

① 高友谦:《孙子新传》,团结出版社,1998年第1版。

② 钮先钟:《战略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23页。

回应不同的学术观点,让学术研究远离政治斗争的漩涡,排除急功近利,动辄以行政职务、社会地位对学术观点进行“裁决”的做派,抵制利益的诱惑,耐得住寂寞,老老实实做学问,这才是先秦兵学研究重获新生的不二选择。

梁启超先生教导后生们说:“学问之最大障碍物,莫过于盲目的信仰。凡信仰的对象,照例是不许人研究的……若使做学问的都如此,那么,更无所谓问题,更无所谓研究,还有什么新学问发生呢?新学问发生之第一步,是要将信仰的对象变为研究的对象。既成为研究的对象,则因问题引起问题,自然有无限的生发。中国人向来对于几部经书,完全在盲目信仰的状态之下。”^①梁启超先生的“棒喝”,告诉了我们研究“老兵经”,进而发展出“新兵经”的基本路数。

^①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画报出版社,2010年第1版,第55页。

上编

对《孙子兵法》文本的考证

